



杜渐坤

杜渐坤（1944年—），资深名编辑、作家。1944年生于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一个普通农家。1963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大学毕业后，被选留广州军区政治部任干事。1976年转业到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1980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基础上筹建花城出版社，杜渐坤积极参与其事；花城出版社成立后，先后任小说编辑室主任、丛书编辑室主任、《花城》杂志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主编、《随笔》杂志主编等职。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被聘为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初评委和“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评奖委员会终评委。1996年获正编审高级职称。2004年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编辑奖。曾任中国散文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2004年退休。

在长达30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杜渐坤编发了包括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内的大量图书、套书和丛书，先后辉煌过《花城》《随笔》杂志，编选过在文学界、思想界有重大反响的《随笔佳作》选本和《中国年度随笔》选本。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散文曾受到唐弢、刘绍棠、李国文等著名老作家的好评，诗曾受到著名老诗评家李元洛的好评。许多散文随笔被选入各种重要文学选本。散文《落叶》曾被选入上海H版高中一年级第二册语文课本及多种语文读本。

杜渐坤雅爱国画。国画以山水见长。他非常关心家乡的文学事业，多次回乡参加文学创作研讨活动，指导家乡的文学创作。

资深名编

为戴厚英编辑长篇小说《人啊，人！》

李遇春在《文学史前史的建构》一文中说：“像崔道怡、何启治、涂光伟、周明、杜渐坤等人，都是80年代执牛耳的一代名编，他们对80年代一批文学名作的诞生史或曰形成史了如指掌，是真正的历史亲历者和局中人，他们的口述文学史自然格外值得后人珍视。”这里说的杜渐坤，是广西合浦人。1963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68年毕业后从军，在广州军区政治部任干事。1976年转业到出版社工作。在出版社，杜渐坤曾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为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担任责任编辑。那是1980年的夏天，由于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书稿在上海引起很大的争议，某出版社已经打好纸型，却因种种人为的干挠，迟迟未能出版，作者为此苦恼万分。出于爱才和一个老出版工作者的责任感，黄秋耘（时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说广东可以出版她的书，便叫岑桑（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文艺室主任）致电戴厚英。但戴厚英说：“上海某出版社已决定出版《诗人之死》一书（事实上上海并未出版，此书后来易地出版，时间比《人啊，人！》出版还要迟一年），不便再在其他地方出版了。”于是寄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另外一部书稿。这就是《人啊，人！》。

杜渐坤受命担任《人啊，人！》一书责任编辑。他审阅后，认为这是一部很有意义很有艺术个性的书稿，修改后完全可以出版。它的意义不在于展示伤痕，而在于提倡以求实的态度去总结历史和对与此相关的人性回归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但这些问题不但是严肃的尖锐的而且是相当敏感的，估计出版后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批不倒的。因此他对岑桑说：“为了将来一旦真的遭到批判甚至棍子漫天扫来的时候，能毫无愧色地对作品负责并能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请允许我多花几天时间过细地再看一遍，逐章逐句地进行认真推敲，然后拟订出具体的修改方案与作者商谈。”在岑桑同意他的方案后，即与另一位同事一道，到上海与戴厚英商谈修改书稿。鉴于戴厚英在上海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又特地到戴厚英所在的单位征询领导意见，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最后敲定请戴厚英到广州改稿。

然而，消息一传出，却受到了来自上海方面的种种干挠，不仅有人打电话给广东出版局领导劝阻我们出版戴厚英的书，还有人说：此书一出版他们就批判。这是很唬人的。好在杜渐坤始终坚持要出版此书，出版局领导也明确表态：除非上海方面正式发来公函，说明戴厚英已被剥夺了出版权利，否则，什么人的话都不听，一切按原计划进行。这部有着特异思想锋芒和艺术个性的书稿，才不至于胎死腹中。

《人啊，人！》甫一面世，上海果然发起了“大批判”，短短一年内，批判文章竟有六、七十篇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不能不有所反映了。1981年12月4日和10日，省委宣

传部召集省直和广州市文艺、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人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对长篇小说《人啊，人！》的看法，研究广东对这部长篇小说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措施。会议由宣传部长陈越平主特，副部长张作斌、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长黄文俞等领导人，均参加了这两次座谈会。岑桑在会上说了他的终审意见，杜渐坤呈交了说明该书编辑情况及该书可以出版应该出版理由的书面报告。在这两次会议上，除一人对《人啊，人！》持否定意见外，其他发言者均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看法。黄文俞还就广东如何对待《人啊，人！》作了明确的指示：广东对《人啊，人！》的方针应该是自由讨论而不是批判。因此，当时受到的压力并不大。

但接下来，在全国的“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情况就不同了。《人啊，人！》和许多书籍一道，都被列入了有“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坏书”，要进行清理和批判。凡编辑出版过“坏书”的人，一不准提拔，二不准加工资，三不准分房子，四不准评职称。可想而知，杜渐坤等人当年所受到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而冒着自己的前途被毁编辑出版这本书，又足见他们对道义的担当和对良知的坚守。所幸的是，这场运动不久便草草收场，作者和编者都安然无恙。

时间一再证明，《人啊，人！》是经得起考验的，并不是一本“坏书”。它初版就印行了12万1千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后又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百万册。评论界盛赞《人啊，人！》的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新时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被列为新中国6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之一。国外也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还辟出专章对《人啊，人！》作了评述。杜渐坤等人的坚持和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兢兢业业编《花城》

1986年6月至1991年初，杜渐坤接编《花城》杂志，这是他文学编辑生涯的另一个辉煌期。《花城》和《人啊，人！》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世的，与《人啊，人！》一样享有盛誉。创刊之初，便以内容的丰富，思想的活跃，形式的多样而吸引读者。舆论界曾盛赞“《花城》与《人啊，人！》一道，以一书一刊闯天下，奠定了花城出版社敢为人先的先锋形象”。此后不久，《花城》又与《收获》《当代》《十月》杂志一起，被誉为“四大名旦”中的“花旦”。为了保持《花城》杂志的盛誉和品格，并使之更上一层楼，杜渐坤与编辑部的同仁一道，餐风宿露，跑遍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兰州、西安、杭州、四川、湖南、湖北等许多省市甚至边远地方，主动上门向作家们组稿，并采取办笔会、文学创作研讨会、阅稿改稿会等多种形式，联系团结了全国众多有创作实力的新老作

家，组织编发了大量有内涵有艺术个性的稿件。不少作品获全国性或地域性的各类文学奖，不少作品被其他报刊选载、转载或评论，有些还被拍成电影。仅“中国潮告报文学”征文评奖一项，《花城》就有一篇（《中国体育界》）获一等奖，两篇（《1987·生存空间》和《最后的故都》）获二等奖，获奖名次与《人民文学》《当代》杂志相同，是108家参评的文学刊物中获奖最多的三家刊物之一。

奠定《随笔》杂志在全国刊物中的名刊地位

1992年10月，杜渐坤在卸去《花城》杂志主编职务后，接任《随笔》杂志主编。这是杜渐坤文学编辑生涯的第三个辉煌期。《随笔》创刊于1979年6月，一直以来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坚持人文理想，注重刊物的独立性。在“文革”结束后社会转型大潮中，整个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新一轮的启蒙运动，《随笔》积极参与其中，一部分聚集在《随笔》周围的有识之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坚持人文理想，履行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但杜渐坤接手前《随笔》的内容比较芜杂，既有思想又有一些时效性较强的文章。杜渐坤接手后，两次对刊物的办刊宗旨作了调整，摒弃了一些时效性栏目，后来干脆把栏目也取消了，把《随笔》明确地定位为思想性文化性散文刊物。

杜渐坤将《随笔》从创刊到他接任主编后分为三个阶段，创刊初期是不定期刊，以“笔记文学”的面目问世，在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中，以丰富的文史知识，从一个侧面洞开了“四人帮”僵化的思想禁锢，活跃了思想文化界。第二个阶段是1982年后，改成了定期刊，《随笔》的思想锋芒慢慢显露出来，它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提倡说真话不说假话，直面在极左思潮摧残下知识分子的苦难。第三个阶段是他接手后，力主独立思考自由言说，广开《随笔》言路，对现实人生乃至历史文化作深层的思考，努力形成“当代诸子百家言”的新局面。刊物的办刊宗旨更加明确，作者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也更宽广更透彻，思想解放的程度更大，给后人留下了当代知识分子思考的轨迹。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散文热”的出现，理论界也产生了分化，影响最大的是“大散文”与“文体净化”之争。杜渐坤拥护前者，在办刊宗旨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广义性大散文”的口号，高扬起“五四”以来优秀文学传统的旗帜，关注现实直面人生，抒发真灵性而不为文造情，在林林总总的“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休闲散文”、“小女人散文”等浪潮中，始终坚持文体的自觉追求，团结了大批有思想有才华有良知有个性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刊发了大批关注现实人生和历史文化等严肃问题的作品。这些具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质的作品，文笔老辣，思考独到，充满学养和思辨色彩，以内容的厚重和感情的真挚打动读者，成为20世纪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为思想性文化性随笔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从1993年起，全国众多传媒开始对《随笔》高度关注，不少著名作家、学者和读者

相继撰文对《随笔》给予好评。冰心和夏衍都把《随笔》看作他们最喜爱的刊物之一。不少读者把《随笔》视作枕边必备每晚必读之刊。在广大读者中赢得了“北有《读书》，南有《随笔》”的美誉，从而奠定了《随笔》在全国的名刊地位。

1995年11月，《随笔》出满百期后，杜渐坤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两地举办《随笔》百期庆典活动，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国内、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广州《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粤港信息报》等多家媒体在报道中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是在北京举办的那一次，据《光明日报》报道：“此举惊动了京城文学界，几十位名家纷纷莅会，很长时间没见京城作家们到得这么齐整了，大家都说《随笔》的面子真够大。”

编者胆识和选家眼光

在长达三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杜渐坤除了编辑《人啊，人！》和《花城》《随笔》杂志外，还编发、终审和策划了大量图书、丛书和套书。如继《人啊，人！》之后，又编发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空中的足音》、中短篇小说集《锁练，是柔软的》和《戴厚英随笔全编》（上中下三册）、《戴厚英母女两地书·1988~1989/中国·美国》；编发了唐弢的《劳歌行》、刘绍棠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古华的《古华获奖小说集》、周梅森的《国殇》，以及黄药眠、钟敬文、秦牧、萧殷、陈残云、楼栖、吴有恒等广东籍老作家的自选集，终审了《野百合花》《说吧，记忆》《人生文丛》《中国知青悲欢录》《中国妇女悲欢录》《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董桥散文选》《尤今小品选》《中外小品林》等等不下数十种图书和丛书。其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杜渐坤在上世纪80年代初编发的大型文学丛书《潮汐文丛》，该文丛选收了文学新时期最早涌现出来的成就卓著的作家，如王蒙、刘心武、张洁、从维熙、刘绍棠、冯骥才、韩少功、莫应丰、叶蔚林、程乃珊、赵大年、陈国凯等数十名作家在新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以个人作品结集的形式，共分四辑，每辑8至10本出版，及时地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作家创作风貌和文学创作业绩，为当时和以后人们了解、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读本。

除此之外，杜渐坤在主编《随笔》杂志期间，还编选了《随笔佳作·1979~1995》（上下册）、《随笔佳作续编·1996~2004》（上中下册）。这些还嫌不够，从1999年起，直到退休后，他又每年为漓江出版社编选了一本《中国年度随笔》选本。这些选本，正如南京作家张国擎在《随意话渐坤》一文中所说：“每本数十万字，荟萃了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思想性文化性随笔创作的精华，让读者能以最节俭的时间读到有‘一点真忧患，一点真叹息，一点未被剥蚀的作家、学人的社会、历史、文化责任感和道义良知，一点经由独立思考得出的真知卓识’的好文章。在这上面，独具慧眼的杜渐坤功不可没呵！所以，在说到渐坤兄的才干上，大家说得更多的是他作为散文家的编选才能和眼光，比他人更少遗珠之憾！”

写作与绘画

杜渐坤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旁及其他。刘绍棠在评论他的散文时说：“渐坤的这些散文，不造作，无娇饰，有真情，因而具有天然生成的感染力。”“同时，渐坤的散文是无韵的诗，而不是写不成小说的下脚料，正合我意，是我意中之散文，也就难免偏爱。”（《读渐坤的乡土散文》）；李国文评论说：“渐坤写散文，有年头了，在我未认识他之前就很欣赏了。”“在渐坤的散文中，没有任何造作之词，情之所系，自然生成，读他，就等于读一个从贫苦生涯走出来的孩子，重新回眸凝视昨日时的依恋、怀旧、难忘、追悔的全部感情。”（《至真之情——读杜渐坤新作》）；张燕玲评论说：“杜渐坤的随笔与他主编的《随笔》在中国知识界广为影响。作为性情中人，他至真至思至情的文笔，直面人生，直面自己，独特的思想风骨里蕴涵着悠远而浓郁的人文韵致。”（《风生水起——广西环北部湾作家作品札记》）。这些评论是中肯的。他的许多散文作品被入选多个重要选本，如《雀儿》入选王剑冰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排行榜》；《人生两章》、《迷乱的旅程》入选凌渡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集萃》；《萤火虫》入选吴欢章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痛悼戴厚英》入选萧重声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被遗忘的散文经典》；《凭吊黄花冈》入选蒋静主编、湖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游记选》；《岳阳楼烟霞》入选李毕铭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游记一百篇》；《落叶》除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上海H版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及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自读课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阅读与鉴赏（初中）》等读本外，还先后被选入姜德明、季涤尘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5~1987散文选》，雷达主编、云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散文经典》，赵丽宏主编、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评点当代美文百篇》，王剑冰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记忆中国·美文卷》，吴泽永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散文精品大观》，华春主编、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名篇散文经典》等。散文之外，他的诗也曾受到老诗评家李元洛的好评，赞他是“情系苍生赋好诗”（《读杜渐坤诗印象》）。发表于《诗刊》的《致竹海》《致艾青》，发表于《上海文学》的《自北至南》（组诗），发表于《诗选刊》的《唐乐宫》《大野那边》《S病院》，发表于《上海诗人》的《时光念》（组诗），发表于《当代小说·新诗文》的《落叶片片》（组诗），发表于《银河系》的《黔北草》（组诗），发表于《天津文学》的《路上杂拾》（组诗）以及发表于《中华辞赋》的《旧体诗》（组诗）等，多是有感而发的佳作，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文学创作之余，杜渐坤还雅好国画，其画以山水见长。国画《早春》入选2011年9月江苏作家协会举办的《全国作家书画邀请展》，并获“文心墨语”荣誉奖。国画《山高水长》入选2013年12月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诗文风流·翰墨飘香——中国作家书画作品展》，并获优秀奖（最高奖）。国画《云起千峰醉》参加《水墨暖乌蒙

——2014 中国作家支援鲁甸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义卖展》，被永久收藏。

家乡情结

杜渐坤少年离开家乡，长期旅居异地，却非常关心家乡的文学事业，多次回乡参加家多的文学创作研讨活动，指导家乡作家的文学创作。2000年9月，北海市举办散文笔会，杜渐坤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建功、《美文》副主编穆涛应邀到北海讲学，审阅了北海合浦作者的40多篇散文，并择优在《美文》和他主编的《随笔》杂志上发表。2002年8月，由杜渐坤主编的《随笔》和北海市作家协会共同发起，在北海召开“第二届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暨北海散文笔会”，全国八大散文期刊的主编前来参加，互相交谈办刊经验和创作心得，较好地促进了家乡作家与全国八大散文期刊的勾通和联系。2009年，北海市作家协会策划出版《发轫之路——北海文学三十年》一书，杜渐坤从编辑构想到出书一直参与其事。2015年11月，合浦县作协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杜渐坤回乡给家乡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散文创作课，并对作家们的作品一一做了点评。

杜渐坤现定居广州，有时也回乡小住。每次回乡，杜家后院总有一两个晚上异常热闹。其时，一些本乡本土的文学爱好者和杜渐坤一起喝茶谈论文学，不时提出问题请教，杜渐坤均一一解答，并将自己的文学人生经历与年轻人分享。杜渐坤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在年轻作者的眼里，就像一个邻家的长者或循循善诱的老师。茶话会经常持续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

如今杜渐坤仍在广州与家乡之间时有往返。杜渐坤的故家在廉州北河塘，与当年苏东坡下榻廉州时的长春亭仅一水之隔，也许杜渐坤身上的气质和才华，是沾了苏东坡的灵气吧。